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輯傳卷十

明 王樵 輯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不欲立昭公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有子野之命矣

而懲諸侯使距違君命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示無弓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鄭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之盟書加于牲上不歃血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杜氏曰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經所以不書盟　按宋

之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是
欲互為先也今以尋宋之盟則恐晉之先也故讀舊
書讀舊書則楚仍先晉但不歃血耳楚意不在于盟
取得志于晉而已趙武無辭以却而又從之夫盟不
寒何事於尋却之可也况圍初不為尋盟而出聘鄭
娶於豐氏而以尋盟為遂事也合諸侯大事也以大
夫專之於境外圍之無君其何足言唯聽於楚已為
中國之恥而一呼而至羣然以奉楚大夫之令趙武

子產皆諸侯之良而不能出一辭是可怪也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言強弱無常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弑滅亡之禍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

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胡傳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内諱也　李康曰季孫伐邾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貶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

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附左傳叔孫歸季孫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季氏臣）謂曾阜曰（叔孫氏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欲受楚戮）不忍其内（日中不出）焉用之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左傳秦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謂選録其罪）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令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杜氏曰大鹵太原晉陽縣　胡傳太原近地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而敗之耳使後世車戰法亡爭以變詐相高皆

此啓之書敗狄譏之也　按魏絳嘗言於悼公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故悼公之世狄師不出戎狄犯疆埸而驅逐之邊吏之事不足書世者皆有義也箕與交剛皆稱人至是卿帥師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呂反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杜氏曰齊雖納去疾

之意似晦竊意衛衎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
變例也彼既立踰年成君矣不書爵已見絕之不書
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見討亦繫國則展輿之繫
國不必求他義也若殺州吁無知之不國則上文已
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
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

疆其田必師師者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

葬郳悼公 郳始書葬

附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音胡駘音台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嚳有二子伯曰閼於葛反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地闕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也不臧遷閼伯於商丘宋地

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今晉陽縣主參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也服虔以爲即下句邑姜所生者彼乃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當武王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方震之慎反懷胎也太叔夢帝謂己余命爾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侯叔虞之子燮父改爲晉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帝少皞)有裔子曰昧為玄冥(水官)師(長也)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通)汾洮(二水)障大澤以處大原(晉陽)(臺駘之所居)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音詠)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臺駘汾神是山川之神實沈參神是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

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節其勞以宣疏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則氣順體暢）勿使有所壅（不行）閉（不通）湫（氣聚）底（氣止）以露其體（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皺骨露也）茲（此也）心不爽（明也）而昏亂百度（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宅形強則神強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亂百事之節也）今無乃壹之

同四時也馳騁田獵甘酒嗜音恒舞酣歌勞非所勞也深居簡出日晏視朝逸非所逸也則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言公病之狀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醫和言女當有節然難言也故喻以樂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所以為百事之準節也故為樂有五聲之

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降者聲下而息也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五降之後聲一成而曲未成當從上始不容更復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已無以生疾說降後不彈之意言不以後聲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物亦如之指女也煩乃舍已無以生疾則節女矣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儀法也為心之法使動不過度班固曰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勿顧以生疾而隕性命天有六氣說見下文降生五味謂金味辛

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五行在天為六氣在物生五味謂之降者對天有而言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味嘗而知色視而見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歲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分王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八十日也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泄注晦淫惑疾晦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淫心疾

明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敝也陰陽風雨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為病若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不為病晦明天有常度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為病也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家道常在夜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

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圍之弟子晳伯州犁城犨縣屬

南陽櫟今河南陽翟縣郟縣屬襄城鄭人懼子產曰令尹將行大事

而先除二子也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

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孫卿

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王子比

圍之弒君以前則蒲宮自異執戈者前諸侯之大夫
皆知之而明譏之於會所矣以後則將戮慶封椒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
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楚國之臣子公言之
矣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
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七國淮夷
三軍之衆耳目所屬明為慶封所訐軍人粲然皆笑

天下傳以為口實不但趙盾董狐之筆崔杼齊太史之簡矣近則左氏公穀遠則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皆曰圍弑其君則傳可信不誣也決矣經何以書卒而不正其弑也哉杜預以為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商臣弑父其不以實赴也決矣春秋胡從而大書之乎胡康侯以為圍弑君而自立中國力所不加不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

聖人憫之甚愳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簒
弑以扶中國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因亂賊而存
亡也何扶之有隱公弑而書薨春秋魯史故也若曰
為中國諱申之辱書麇曰卒是君楚矣薨曰薨卒曰
卒弑曰弑事各有實其文則史各紀其實聖人不能
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偽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有
史皆曰弑而聖人書卒者也今以書薨書弑為凡史
皆可及唯或薨或不薨或弑或不弑裁自聖心為仲

尼之所獨此何異於走文弄法以爲非獄吏守典者之所知乎闕疑闕文聖有明訓強說無益於經而有害吾故曰傳可據而經不同闕之可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

趙氏曰霸國正卿無適諸國告爲政之理止是聘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鄭為游楚亂故盟諸大夫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加于尸上

劉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黑乃楚之從兄徐吾氏歸於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欲殺楚而娶其妻楚擊傷黑子產以為直鈞則幼賤當罪放楚於吳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臥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

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不能據經守正失禮妄動躬弔鄰國之寵妾見辭而還後之失國出奔旅死乾侯兆於此行矣

三年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

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申豐者季氏之孚所信任也不肯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周用徧亦古者本末具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則亦誣矣

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前年十月鄭伯如楚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

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于此商湯有景亳之命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時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楚人殺夏徵舒皆討賊之詞此云執齊慶封殺之不與以討賊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穀梁之義精）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子文玄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申無宇

附左傳鄭子產作丘賦杜氏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渾罕子寬曰君子作法於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勿勝穆子夢顧而

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孟仲母]子明取之故怒[怒其妻]其子

長而後使逆之[逆二子怒其母故不即逆]田於丘猶[音由地名]遂遇疾

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

鐘曰爾未際[際接也言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猪血]

[釁鐘曰落]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

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國姜]之客[謂公孫明]怒[穆子信之]將往牛

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

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之名觀私游觀公公所]公與之環

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舍中軍卑公室也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孔氏曰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民全不屬公公室益卑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
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
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
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
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
亭　按取卞而襄公幾欲適諸侯伐莒取鄆而叔孫
豹幾戮於會今公在晉而所為復爾蓋欲陷公使晉
人執之也

始自合晉楚之成中國兵未及弭而荆楚摟吾諸侯以伐吳徒為不義役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秦始書葬

附左傳鄭人鑄刑書鑄於鼎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叛邑不見討）宿之營私無禮甚矣

左傳反以其辭加籩爲知禮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

吾何由畀之左氏之說非也

附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

齊侯伐伐燕

左傳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

按晉人納捷菑於邾則書弗克納此納北燕伯亦不克而還不書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齊求之也　賈逵何休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杜云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　左傳癸巳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於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玉也罋玉櫝匱也斝耳玉爵不克而還受賂不克果納簡公　李氏曰推之經例暨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婼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齊

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盖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實之非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

三月公如楚

左氏謂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名公而公往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丑畧反後同涖音利又音類

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之子以撫之乃止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殺子孔在襄十九年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併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於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氏曰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

之名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盡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别為之名既生之魂曰神既生之魄曰鬼劉炫云人之生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生曰魄魄陽曰魂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無先後者也　朱子曰子產此論窮理甚精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不病也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孫林父而取其地戚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叔弓如晉

左氏謂晉築虒祁之宮成而諸侯賀之未知信否然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名諸侯落之則晉成虒祁之宮而諸侯賀之固也及是時般樂怠敖可弔也而賀之史趙知之矣虒音斯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陳大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公奐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

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使穿

封戌楚大夫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

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

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武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也悲也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指公子招殺人之賊

例也當依左氏爲災　按春秋地名繫其本國者是其原封所有也滅國未有還繫之者况陳以千乘侯封三恪之尊雖一時爲強夷所乘後五年復封有其社稷者五十二年葬陳哀公列國猶會史猶書於策陳實未亡也春秋安得遽曰楚之陳乎陳災與宋災同亦直書災異爾存陳之説固非本旨以梁山沙鹿爲比而謂其已降爲縣而不書楚者繫災所在爲名此亦非也存陳之説雖非本旨不傷教意漢建安二

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勦民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按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為囿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淫於游觀貽公之志可知矣或曰意如虞君於耳目之玩而有其權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信婦人言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

興師用詐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按楚奉孫吳以討陳而遂縣之今誘殺般其辭於人必又曰吾討其弒君也春秋深惡之故名虔於誘殺般之上言虔與般等耳夫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於玆以楚子為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求諸侯非唯力不能討亦勢不敢討矣今楚以得陳又欲舉蔡故為此詐

者歸語魯故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蒐於紅不言公公不與蒐也此又在君夫人之喪公
不與可知而大蒐不廢是三家以馳騁田獵間君喪
也叔向所謂不忌君也三家之罪不待貶絶而見矣
其書大蒐又見僭禮也抑人亦有言為政不難其身
正則巨室畏之巨室服則一國服矣昭公始即位在
慼而有嘉容今齊歸之喪又無慼容叔向以為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不顧親也臣不忌君君不顧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按楚誘蔡侯般而殺之其世子有先是居守至是痛父飲血誓不與讐賊俱生被圍八月抗敵不下力盡勢竭終不肯屈服故為賊虜所執而虐用之怒其拒師之久也有之於世子之道得矣故書之以閔而賢之也有受命居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整）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南蒯謂子仲（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以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子楚大夫）帥師圍徐（吳之與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四國

皆有分（分以寶玉）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大子長曰昆吾嘗居許地少曰季連即楚之祖）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此楚靈王心事也既得諸侯又滅陳蔡必將觀兵周郊以求九鼎以許田為名移兵臨鄭為政物之圖矣左氏詳記有意）祭公謀父（周卿）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言不見篡弑）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知貌）式昭德音思我

將有事於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
然則曷不遂伐吳乎盖懲鵲岸房鍾之兩敗且慮兵
連釁結未易得解為北方諸侯之所窺故乗滅陳蔡
之威加兵於徐欲以先聲脅吳使不敢動爾何以知
其將有事於北方曰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求伯父
昆吾舊宅之許田於鄭此非啟其端乎且申之會所
聞六王二公之事其心薰然歆羨極其願之所止固
必如穆王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後已也子革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緜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胡傳書晉伐鮮虞狄之也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敎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

按當楚有事於中夏則晉常有事於狄不競於楚無志於中夏也夫戎狄豺狼不可啟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今親暱翦於豺狼而無畏簡書之志乃區區焉

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家臣強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季氏以所惡於下者事上據奪其君至於四分公室有其二以所惡於上者使下不禮其臣使怨而謀逐之何辭可執而以討於南蒯乎春秋之法不書内叛書圍費罪意如也

按南蒯之叛雖以不見禮之故然其謀一則曰歸其室于公一則曰我以費為公臣蓋亦不平季氏之所為而不忘乎公室云爾未始欲以邑附他國也故

後雖以費入齊而君子不名其叛唯於此書圍費則其罪之在季氏可見矣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夫子若往豈但使弗擾效順於季氏而已君實有國大夫不得有其家反之正必使公室與季氏各安其所然後紀綱立而治化可興是春秋書圍費墮費之意也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當時大夫黨乎其類之私言爾若家臣心乎公室即為貳心於大夫是與大夫之專邑無君

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亦作溪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掩之族遷許而質許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洧仕楚王之滅蔡也在十一年其父死焉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使洧與居守楚而行王行乾谿申之會在四年越大夫戮焉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以常壽過被罪不得列會故也戮者以令眾不必殺也故下文常壽過作亂王奪鬬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犫邑名

又奪蔓成然（韋龜子）邑而使為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有當璧之命故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楚邑）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在襄二十二年）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

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己觀從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子干子皙已行成軍蔡公助之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指蔡人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靈王蔡讐也蔡人豈能為之死亡哉朝吳特以激之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蔡人決不為靈王死亡則莫如與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言蔡公制命勿論所適當從蔡公可得安定蔡也衆曰與之蔡人悟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

鄧潁川名陵縣西南有鄧城蔡公初不與謀至是同謀矣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二入皆楚大夫蔡公之黨也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蔡公志乎為君故殺靈王之二子特以長幼推比使立而因歸惡名焉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

則以首惡書之討賊而不能明正其罪則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虔弑君而立比為是出奔及虔罪貫盈國人内叛比歸而正名討賊夫誰曰不可乃志在於棄亂竊入因人成事初無討賊之意則是以一亡公子爭國而已虔有覆載不容之罪而人莫之疾戴以為君者有年於兹起於二三失職怨望之徒因其在外反之於内則臣弑其君而已比無親於楚無援於晉進不能正討賊之義退不能為曹子臧吳季子力辭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棄疾實當國而弒虔殺比皆在其手也明矣當以棄疾為主則前而比之歸中而虔之弒後而比之殺皆棄疾所為爾春秋實未嘗專歸獄於比而漏棄疾之誅但讀者不察耳　虔之弒君以縊而虔亦自縊虔殺麇之二子幕與平夏而祿與罷敵亦先死焉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噫天道好還乃如是哉　或曰弒其君虔上脫一楚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弑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司馬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蚤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

焉乃大有事於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祖廟）之庭使五人齊（側皆反）而長（以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音古）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

怨心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君陳蔡民無怨）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義已見上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

吳地水行故言水道不可言水行值難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

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叔向弟攝司馬遂合諸

侯於平丘 杜氏曰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問以互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於方嶽之下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

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

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

聞命矣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

向曰諸侯有間隙矣不可以不示衆鄙哉叔向八月辛未

治兵習戰建而不旆旆斿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

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按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無復四方之志楚由是虎視中夏肆其無厭熊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公誠欲於是而號召諸侯修復悼公之業無亦求之有本行之有序令揣已度德未有以服人心改觀聽而汲汲於會之是徵盟之是重未聞主夏盟奉齊犧求終事而矜其威力恐脅諸侯自喻牛雖瘠僨於

豚上如此盟之早者也詞之不殺惡之也　晉自城杞之役於今十六年不得齊不能以德結其心而徒示甲兵之威自雞澤之盟於今四十二年不勤王不能以義示諸侯而上盟天子之老書同盟兼譏之也

晉合諸侯止此鄟陵之後參盟復作矣　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晉昭初立楚國有亂有志於收諸侯也而叔向諸臣德畢材下故卒於無成自是亦不復合諸侯穀梁以為善其因楚

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
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公不與盟（與音預）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會於沙隨不見
公盟於平丘公不與曲不在我故直書而不諱也
李氏曰胡氏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黑壞之曲全
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
僑如之譖魯實無罪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

責焉於曲之中又分曲直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惠伯從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季氏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其罪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
貨而不在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按邾莒之怨大率
皆季氏為之也昭之世邾雖通好非得已也前此受
其叛人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亦季氏也其愬於晉豈
一無事而誣之哉若莒曰朝夕伐我蓋甚之之詞雖
不朝夕伐之然魯之削莒亦甚矣不止鄆鄆一事也
前此救台遂入鄆元年取鄆師師疆鄆田五年受其
叛人牟夷以牟婁及防玆來奔敗其師於蚡泉十年

而不書葬者多矣不可通也　今按喪葬人之常禮鄰國往會則書豈以失德而廢常禮慢喪紀何以為訓哉

弒君不葬　啖氏曰賊未討不書葬本施於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但賊當國者多不得依常禮葬終不可為例也

滅國不葬　言無人葬之然楚滅陳葬陳哀公是葬禮猶行列國猶會或言楚葬之非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范氏曰蔡靈公弒逆無道以至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興滅繼絶之善也

趙氏曰據蔡既興復以禮改葬魯往會故書耳無多說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文伯子彌牟辭公於河　按先是公子慭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見執而公復如晉人皆以為請季氏而譏其失進退以吾觀之公之意殆不其然公之意謂此除季氏之機也邾莒之事託於請之陰以明之然晉之執意如本以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之一言而已未暇深問相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
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穆子告韓宣子
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
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
有罪死命晉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
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

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季武子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尊晉罪已也劉氏曰左氏之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耳孫氏曰不氏前見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致則名

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附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欲請送子遂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曾伯滕卒夏四月

其疆鄆取郠之罪故怒而不往也以此見意如之專
恣矣若意如者其很然不顧敢施於鄰國則廢其喪
紀不能少忍於其君則偪之出奔及在晉一聞除館
西河之言則恐懼逃歸一匹夫不若何也小人無禮
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以爲曾莒無大夫盖曾莒小國其大夫之位纔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曾莒大夫之名不見于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附左傳晉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亦故楚人爭鄐田久而

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

刑不隱于親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輯傳卷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攷藏